



办在镇上的“村民之家”，中午办五桌左右，晚上人多了些，大概能坐满十桌。

这些年，露天的流水席渐渐少了，郊区的流水席大都搬到了有空调设施的建筑内。上海郊区的村镇大多有“村民之家”这样的场地，成为村民办流水席的首选。有的村镇人口多的，还有好几个“村民之家”。

“村民之家”看起来和市区那些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差不多，大约两三百平方米大小的房间，层高比普通楼房略高，方便张挂彩绳等装饰物，一头搭着一个小型舞台，方便司仪站位主持。除此之外，房间里几乎没有多余的结构，满满当当摆着三四十张方桌，用不上的就闲置在那里，用上的已经铺设了塑料薄膜桌布——白事酒通常就用白色半透明的膜布，人流走过时，会微微翻动。主家熟练地把烟酒饮料压在四个桌脚，再涂上一点水，让塑料膜重新变得服帖。

白事酒的菜品和红事也差不多，都有八碟冷菜、若干道热炒，收尾也有点心和水果，只是多了一道豆腐羹——在农村，吃白事流水席也叫“吃豆腐”。考究一点的，豆腐羹里能出海参丝；不过白事酒一般就不设龙虾帝王蟹之类的高级海鲜了。

即便如此，来宾们仍然要为此付出不菲的礼金。以人均300元

计，一家三口赴宴的成本近千元。看起来虽不算特别破费，但一经放大到每个月都有一场甚至几场，对于农村收入不高的家庭和老人来说，仍然成了不小的负担。

青浦区的村民于阿姨（化姓）有一个小账本，上面记录了一些这些年来“吃席”送出去的礼金数字——婚丧嫁娶、小孩满月、乔迁新居、考上大学……林林总总加起来，几年里吃了有三十几场之多，送出去的“份子钱”也超过了1万元。而于阿姨是农村户口，退休以后，每年的收入除了每个月固定工资900元，就是年底的一些土地分红。1万元对她来说，已经是将近一年的收入了。

有办法自己再办一些宴席“回本”吗？“我小孩早就大了，结婚了。他们结婚以后也不生小孩，我能办什么酒水呢？”于阿姨也很无奈。

二胎政策放开后，村里不少人人生了二胎甚至三胎。这些家庭的流水席真如流水一般，源源不绝。而为了这些流水席从微薄收入里挖出“份子钱”的其他村民，生活中未必有那么多名目可以办酒席“回本”。

“听说有的农村里为了回本，母猪下崽、割了痔疮出院都能办酒席。”于阿姨笑着说，“但这种事阿拉是做不出来的呀。我也觉得现在的流水席实在太多了，一到周末全家就忙着到处去

吃，血脂也吃高了。”

于阿姨的遭遇不是个例。郊区农村有不少老人，把退休金的一半甚至大部分都交给了“份子钱”。尤其在这种“交完份子钱需要回本”的心理趋势下，本来可以不吃的席，也都如流水一般流动了起来，导致今天吃王家、明天吃李家的“对食”情况此起彼伏——最终，村民们的辛苦钱，都在流水席中付诸东流……

于阿姨告诉记者，流水席由来已久，算是农村宴请的常规操作——村里人情的特点就是“一家办事全村帮忙”，所以在从前，主家办酒席的时候，来帮忙搭台、生火、烧煮、升盘的，也都是村里关系好的亲戚朋友。“最早在自己家里摆，或者宅基地门前空地摆。有的人家自己家里摆不下，还会去借邻居的场地。现在条件好了，基本上都转到‘村民之家’去了，那里一张桌子租金50块，还帮你铺布升盘……”

也有条件不错的村民，直接去市郊或者城里的酒店请客吃饭。不过，并不是人人都接受这样的转变。

村民小波（化名）告诉记者，她最近要结婚了，父母坚持要在“村民之家”办流水席，不肯去酒店：“我跟他们说，五星级酒店一桌也就五六千，家里最亲近的人聚一聚，十桌也就够了，十万以内都能搞定，仪式还能做